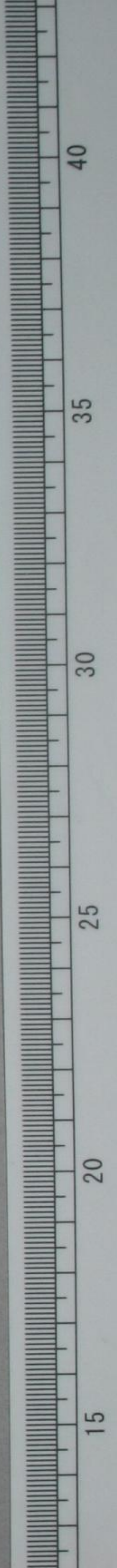




甌北詩話

龍

土岐文庫
文庫17
W56
2



文章 17  
W56  
2



甌北詩話卷五

蘇東坡詩

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今試平心讀之大概才思橫溢觸處生春胸中書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無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處亦在此蓋李詩如高雲之游空杜詩如喬嶽之轟天蘇詩如流水之行地讀詩者於此處著眼可得三家之真矣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  
王啟善唐氏寄贈

010185142135

坡詩不尚雄傑一派其絕人處在乎議論英爽筆鋒精  
 銳舉重若輕讀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此天才  
 也試卽其詩畧爲舉似五古如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  
 早紛紛少年場猶得見此老吳餘光幸分我不死安可  
 獨答陳季常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和陶年來萬事足所欠惟  
 一死海外歸贈鄭秀才七古如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  
 吞題王稚吳道子畫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中已虧此叟神  
 完中有恃談笑可卻于熊羆至今兀坐寂不語與昔未  
 死無增虧題楊惠之塑維摩像雖無尺筆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  
 送劉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蠅徐家父子亦秀  
 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墨妙亭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



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泗州僧伽塔我從山  
 水窟中來尚愛此山看不足游道場山何山世上小兒誇疾走如  
 君相待今安有往富陽李節推先行雷風水洞見侍黃雞催曉不須愁老盡世  
 人非我獨與宗同年飲覺來落筆不經意神妙獨到秋毫顛題  
 長松千尺不自覺企而羨者蓬與蒿趙閱道高齋詩脚力盡時  
 山更好莫將有限趁無窮登玲瓏山詩此皆坡詩中最上乘讀  
 者可見其才分之高不在功力之苦也  
 坡詩有云清詩要鍛鍊方得鉛中銀然坡詩實不以鍛  
 鍊爲工其妙處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著  
 力而自然沁入心脾此其獨絕也今第就七言律論之  
 如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有美堂暴雨人未放歸

江北路天教看盡浙西山游杭州令巖鐘鼓三更月野宿龍

貅萬竈烟郊壇侍祠弄風騎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常山小獵龍

捲魚蝦并雨落人隨雞犬上牆眠江張露布朝馳玉關塞

捷書夜報甘泉宮洮西捷報此數聯固坡集中最雄偉之作然

非其至也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與潘郭二生同遊意

五歲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次張十七贈子由詩倦客再

遊今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書普菴長老壁門外想無千斛米墓

中知有百年人送李邦直赴史館屬續家無十金產過車巷哭六

州民陸詵說請看行路無從涕盡是當年不忍欺徐君猷晚詩江上

秋風無限浪枕中春夢不多時次蔣穎叔韻舊遊似夢徒能說

遷客如僧豈有家酬黃師是送酒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

聲長夜直佐卿豈是歸來鶴惠州白鶴觀新居將成相

與鬻鴉持漢節何妨振履出商音海外歸客鄭介夫當日無人送

臨賀至今有廟祀潮州北歸此數十聯乃是稱心而出不

假雕飾自然意味悠長即使事處亦隨其意之所欲出

而無牽合之迹此不可以聲調格律求之也又如和荆

公絕句云春到江南花自開在檐耳夜過諸黎之家云

中原北望無歸日鄰火村春自往還覺千載下猶有深

情何必以奇警雄鷲見長哉

詩人遇成語佳對必不肯放過坡公尤妙於剪裁雖工

巧而不落纖桃由其才分之大也如時復中之徐邈聖

無多酌我次公狂驪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

蘇軾作裁

它山按大木一聯西溪叢語謂王荆公集亦有之

人寄陳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過永樂長老已卒豈意

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戊辰年孔長源輓詩大木百圍生遠籟

朱絃三嘆有遺音答神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

之戲徐君猷孟亭何人可復問季孟與子不妨中聖賢與王定國會飲

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章質夫寄酒六壺書到酒不到曲無和

者應思郢論少卑之且借秦答劉貢父李公擇多情白髮三千丈

無用蒼皮四十圍宿州次劉涇韻前身自是盧行者後學過呼

韓退之答翁信命不須歌去汝逢人未免嘆猶吾致遠此等

詩雖非坡公著意之作然自然湊泊觸手生春亦見其

學之富而筆之靈也

坡公熟於莊列諸子及漢魏晉唐諸史故隨所遇輒有

典故以供其援引此非臨時檢書者所能辦也如送鄭

戶曹詩公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無羶則皆用鄭

姓故事嘲張子野買妾所引鬢長九尺鶯鶯燕燕柱下

相君後堂安昌等皆用張姓故事戲徐君猷孟亨之不

飲則通首全用徐邈孟嘉故事不特此也賀黃魯直生

子而其母微則云進饌客爭起又云但使伯仁長還興

絡秀家用晉書裴秀母賤嫡母嘗使進饌客以秀故皆

驚起又周顛母絡秀謂顛曰我屈為汝家妾為門戶計

耳汝若不與吾家為親吾亦何惜餘生顛從命由是李

氏遂為方雅之族也和周邠長官詩頗憶呼盧袁彥道

難邀罵坐灌將軍時邠有服故所用呼盧罵坐皆服中

故事也答孫侔云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真欲吏朱雲  
侔與王荆公素善及荆公爲相數年不復相聞故用阮  
籍不應濟之辟朱雲不肯留宣東閣事也以雙刀遺子  
由則云惟有王元通塔庭秀芝蘭知子後必大故擇刀  
所便用晉書王祥以呂虔刀遺其弟覽故事也和子由  
送梁左藏詩則云問羊他日到金華用黃初平兄尋初  
平到金華叱石成羊故事謂他日已尋子由同證仙籍  
也與子由同轉對則云晉陽豈爲一門事用唐書溫大  
雅與弟彥博對掌華近唐高祖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  
故事也賀陳述古弟章生子則云叅軍新婦賢相敵用  
晉書王渾妻言新婦得配叅軍生子當不啻如此叅軍

王倫乃渾之弟也送王鞏姪震知蔡州則云君歸助獻  
納坐繼岑與溫則用唐書岑文本及其姪長倩溫大雅  
及其弟彥博同在機近故事望其叔姪同入禁林也哭  
任遵聖望其子成立則云他年如入洛生死一相訪惟  
有王仲濬心知中散狀用晉書嵇康死後其子紹入洛  
王戎特推獎之故事也文與可爲王執中作墨竹囑其  
勿令人題俟東坡來題之與可沒八年坡還朝執中以  
此來乞題則云誰言生死隔相見如龔隗用晉書隗照  
善筮將死以版授其妻五年後有龔姓者奉使過此以  
此索其金至期果有龔使過妻以版索金龔亦善筮爲  
筮之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有金知吾善易故書版措意

耳果如言而得金於屋東壁以喻與可預囑待已來題  
今果如所囑也孔常父來訪坡適宴客遣人邀孔同飲  
孔已上馬馳去明日有詩來坡和之云豈復見吾橫氣  
機遣人追君君絕馳則用莊子季咸相壺子壺子曰是  
殆見吾橫氣機也明日又來見立未定自失而去使列  
子追之不及壺子曰已失矣吾勿及矣此又與常父馳  
去追之不及相似也以上數條安得有如許切合典故  
供其引証自非博極羣書足供驅使豈能左右逢源若  
是想見坡公讀書真有過目不忘之資安得不嘆爲天  
人也

東坡大氣旋轉雖不屑屑於句法字法中別求新奇而

筆力所到自成創格如百步洪詩有如兔走鷹隼落駿  
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形  
容水流迅駛連用七喻實古所未有又如答章傳道云  
欲將駒過隙坐待石穿溜游徑山云肯將紅塵脚暫著  
白雲履泛舟城南云能爲無事飲可作不夜歸孔毅父  
妻輓詞云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窮涕哭子遜云仍將恩  
愛刀割此衰老腸欲除苦海浪先乾愛河水送魯元翰  
云聊乘應舍筏直溯無生源栖賢三峽橋云長輪不盡  
谿欲滿無底寶答王晉卿欲奪仇池石云守子不貪寶  
完我無瑕玉送黃師是云願君五袴手招此半菽魂答  
李端叔謝送牛斝畫云知君論將口似予識畫眼和陶

歸園田居云以彼無盡燈寫我有限年趙景旣以洞庭春色酒見餉云應呼釣詩鈞亦號掃愁帚此雖隨筆所至自成窈句所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然未免句法重疊若浚井之上除青青芹下洗鑿鑿石白鶴新居鑿井不得泉使工再鑿云豐我粢與醪利汝椎與鑽和陳傅道雪中觀燈云未忍便傾澆別酒且來同看照愁燈則又不泥一格矣又與趙景旣陳履常同過歐陽叔弼小齋云夢回聞剝啄誰乎趙陳予句法之奇自古未有然老橫莫有敢議其拙率者可見其才大無所不可也當時亦共駭此句歐陽季默曰長官請客吏問客曰答曰主簿少府我可作佳對亦可見文人游戲之韻事

孔毅父集古人句成詩贈坡坡答曰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又云路旁拾得半段槍何必開爐鑄矛戟又云不如默誦千萬言左抽右取談笑足又云千章萬句卒非我急走捉君應已遲似譏集句非大方家所爲然坡又有集淵明歸去來詞作五律十首則不惟集句且集字矣坡又有題織錦迴文三首此外又迴文八首大方家何至作此狡獪蓋文人之心無所不至亦游戲之一端也戲孫公素懼內詩云披扇當年笑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便與時時說李陽則仍典雅不作惡戲代妓贈別云蓮子劈開須見臆憶楸枰著盡更無棋期破衫會有重縫逢處一飯何曾忘



卻匙時此本是古體如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之類非另創體也劉監倉家作餅坡曰爲甚酥潘邠老家釀酒甚薄坡曰莫錯著水否因集成句曰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爲甚酥則一時戲笑村俚之言亦并入詩又有口喫詩因武昌西山多榭葉其旁卽元結湖多荷花因題句云元鴻橫號黃榭峴皓鶴下浴紅荷湖座客皆笑請再賦一首坡詩云江干高居堅關扃健耕躬稼角掛經高竿繫舸菰菱隔笳鼓遇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劒賡歌幾舉觥荆筭供饋愧攪聒乾鍋更憂甘瓜羹又和正甫一字韻詩云故居劒閣隔錦官柑果薑蕨交荆營竒孤甘掛汲古綆僥覲敢揭鈎金竿已歸

耕稼供藁稊公貴幹蠱高巾冠改更句格各蹇吃姑固狡猶加間闕此二詩使口吃者讀之必至滿堂噴飯而坡遊戲及之可想見其風趣湧發忍俊不禁也

坡詩放筆快意一瀉千里不甚鍛鍊如少陵登慈恩寺塔云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以十字寫塔之高而氣象萬千東坡真興寺閣云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鴉鵲浩浩同一聲以二十字寫閣之高尚不如少陵之包舉此鍊不鍊之異也又少陵出塞詩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覺字句外別有幽燕沉雄之氣坡公五丈原懷諸葛公詩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搗雖形容軍容整肅而魄力不及遠矣

昌黎之後放翁之前東坡自成一家不可方物昌黎好用險韻以盡其鍛鍊東坡則不擇韻而但抒其意之所欲言放翁古詩好用儷句以炫其絢爛東坡則行墨間多單行而不屑於對屬且昌黎放翁多從正面鋪張而東坡則反面旁面左縈右拂不專以鋪敘見長昌黎放翁使典亦多正用而東坡則驅使書卷入議論中穿穴翻簾無一板用者此數處似東坡較優然雄厚不如昌黎而稍覺輕淺整麗不如放翁而稍覺率畧此固才分各有不同不能兼長也

元遺山論詩云蘇門若有功臣在肯放公詩百態新此言似是而實非也新豈易言意未經人說過則新書未經人用過則新詩家之能新正以此耳若反以新爲嫌是必捨人牙後人云亦云否則抱柱守株不敢踰限一步是尚得成家哉尚得成大家哉

東坡旁通佛老詩中有彷彿黃庭經者如辨道歌真一酒歌等作自成一則至於摹彷彿經掉弄禪語以之入詩殊覺可厭不得以其出自東坡遂曲爲之說也如錢道人認取主人翁之句坡演之云主人若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知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卻當年覺痛人過溫泉詩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和柳子玉詩說靜故知猶有動無閒底處

更求忙答寶覺詩從來無脚不解滑誰信石頭行路難  
記夢詩圓間有物物間空豈有圓空入井中不信天形  
真個樣故應眼力自先窮連環易解如神手萬竅猶號  
未濟風稽首問天天不語本來無碍更求通題榮師湛  
然堂詩卓然精明念不起兀然灰稿照不滅方定之時  
慧在定定慧照寂非兩法妙湛總持不動尊默然真入  
不二門語息則默非對語此語要將周易論諸方人人  
抱雷電不容細看真頭面欲知妙湛與總持更問江東  
三語掾此等本非詩體而以之說禪理亦如撮空不過  
彷彿禪家語錄機鋒以見其有涉耳惟書焦山綸長老壁  
云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我來輒問法法師了無語

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又聞辨才復歸上天竺詩云  
寄詩問道入借禪以爲詼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  
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二  
首絕似法華經楞嚴經偈語簡淨老橫可備一則也  
大概東坡詩有所作卽刊刻流布故一時才名震爆所  
至風靡而忌之者因得臚列以坐其罪故得禍亦由此  
今卽以烏臺詩案而論其詩之入於爰書者非一人一  
時之事若非刻有卷冊忌者亦何由逐處採輯彙爲一  
疏以劾其狂謬如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  
則送子由詩也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豈  
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則侔杭時入山村詩

也滄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則看潮詩也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螿龍知則咏王秀才家雙檜詩也此見於奏章者也其他如古稱爲郡樂漸恐煩敲擗則送錢藻出守婺州詩也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則送子由乞官出京詩也橫前坑窳衆所畏布路金珠誰不裹則送蔡冠卿守饒州詩也羨子去安閒吾邦正喧闐則廣陵贈劉貢父詩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保伍罪及孥則和李杞寺丞詩也顛狂不用酒酒盡會須醒則和劉道原詩也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差安便則游徑山詩也世事漸艱吾欲去則游風水洞詩也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晦則亦徑山詩也殺人無驗終

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則送陳睦張若濟詩也草茶無賴空有名張禹縱賢非骨鯁則和錢安道建茶詩也况復連年苦饑饉則寄劉孝叔詩也紛紛不足怪悄悄徒自傷則答黃魯直詩也荒林蝮蝨亂廢沼蛙蝮淫則答張安道詩也疲民尚作魚尾赤數罟未除吾穎泚則次潛師放魚詩也扶顛未可責由求則答周開祖詩也以十數十條爲李定舒亶張璪何正臣王琰等所周内銀鍊者皆在詩案中豈非其詩早已流布故得臚列以成其罪耶按李定舒亶劾疏亦只兒童語音好及讀書不讀律斥鹵變桑田三月食無鹽數條王珪所奏亦只咏檜螿龍一條其餘則逮赴獄時所質訊者何以詳備若

此按施元之謂坡得罪後有司移取杭州境內所留詩謂之詩帳又坡上文潞國書謂被逮時家口在船被有司率吏卒窮搜豈詩案中各條得自杭州詩帳耶抑舟中所搜獲耶

坡與孫子發書云賈人好利每取拙文刊刻市賣則詩案中詩或得之坊刻也

東坡一生以才得名亦以才得禍當熙寧初王安石初行新法舉朝議論沸騰劉貢父出倅海陵坡送之詩云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掛口莫誇舌在齒牙牢是中惟可飲醇酒是固知當時語言文字之必得禍矣及身自判杭則又處處訛訕新法見之吟詠致有烏臺詩案幾至重辟後黃州赦回值神宗升遐之後途次揚州作詩題壁又有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之句此

何時而作此詩耶還朝後為學士發策試館職則又以王莽曹操為問其掌二制更奮筆攘袂於竄逐諸小人謫詞申明罪狀畧無包荒以致羣小側目即朔黨洛黨等號為君子者亦羣起而攻之先擊去其所薦引黃魯直王定國秦少游歐陽叔弼等以撼之賈易趙君錫遂摘其山寺間好語之句以為幸先帝厭代賴宣仁后辨明得乞郡去其送錢越州詩云年來齒頰生荆棘習氣囚君又一言答趙景貺云或勸莫作詩兒輩工織紋蓋至是始悔其得禍之由已無及矣其後身遭貶竄萬里投荒猶曩日之餘毒也或疑坡既早見及此何以作詩草制不加檢點稍為諸人留餘地蓋才人習氣落筆求

工必盡其才而後止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也然如咏檜而及地下之蟄龍當過密之後而有花鳥欣然之語亦太不檢矣

東坡詩文及身已盛行當徽宗禁錮蘇黃集甚嚴至有藏於衣褐間道出京爲邏人所獲者紹興中洪景廬在英州坡集已漫漶忽得一翻刻本爲之暢然事見容齋隨筆後一二十年陸放翁又得一翻刻本亦喜而跋之是南渡四五十年坡集已兩翻板可見其流布之盛也當時註家有永嘉王梅溪司諫施元之二本玉本旣分其門又別其類以致割裂顛倒晚年之作或入於少時使讀者無從別其前後然其書流傳最久施本刻於嘉

成編之編  
宜作篇

泰中陸放翁爲之序現在渭南文集中乃元之及吳郡顧禧共註而元之子宿又加核訂者其本係隨年之先後編訂成編顧元明以來久已淹沒本朝康熙中宋漫堂始得之而又多殘缺漫堂囑毘陵邵子湘爲之補訂而後出處老少之跡粲然可觀王本遂不行是時朱竹垞於宋邵所訂施注雖有老鼠搬薑之諷然施註之善終不可沒也蓋註蘇詩不難於徵典故而難於考時事東坡歷熙寧元豐元祐紹聖數十年間朝局屢更其仕而黜黜而起起而又遠竄皆有關於國事一時交游之人好賢邪正亦多與朝政相繫當元之註詩在南渡高孝間耳目尚接每題下或詳其人或記其事或引事

以証詩或因詩以存人迄今六百餘年讀者猶藉以考見真蘇氏之功臣也卽如放翁序所舉難註者三條施註中有綠衣公言一條謂坡妾朝雲因黃師是仕宦不進有後言故坡於師是詩中述之其說與放翁所聞無異且加詳焉足見其得於父老之傳聞非徒以數典爲能事者又定州立春小集戲李端叔末云須煩李居士重說後三三此詩方敘讌遊忽用後三三語殊無來歷顧禧云聞之強行父謂營妓有董九者爲端叔所昵故坡詩及之其說今在施本中亦可見施本之詳核雖瑣事亦不遺漏矣又次王雄州還朝云老李威名八十年王本謂景德中初與契丹和選將守邊以李允則知雄

州凡十四年詩中老李指此此則施本所無而王本獨詳之則王本亦未可盡廢也近時查初白及吾友馮星石鴻臚又有補註合註之刻則又皆於施注之外援據宋人雜說傳記以增訂之更足與施註互相發明也放翁

有送施武子通判詩云初入修門髯未秋安期千里接英游退歸久散前三衆邁往欣逢第一流共道升沉方異趣豈知氣類肯相求龍鍾不得臨江別目斷西陵

舟東坡所至好營造守徐州時值河決澶淵泛濫到徐城不浸者三版悉力捍禦城得無患水旣落乃拆項羽霸王廳材築黃樓於城東門諸名人王定國秦少游黃魯直及弟子由等作詩賦以張之及守杭州而西湖已涸爲葑田乃奏以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并請得百僧度

牒募民取湖中所積葑爲隄長三十里以通南北往來卽今蘇公隄是也又欲自浙江之石門鑿運河引上游之水竝江爲岸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抵小嶺鑿六十五丈以達於古河由古河四里以達於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旣奏聞會內召役遂止其守潁州也又濬潁之西湖與趙德麟陳履常共事未成而改知揚州德麟卒成之後謫居惠州又捐犀帶助道士鄧守安作城外東新橋并致書子由子由婦史以所得內賜金錢數千施僧希固築西新橋及遊香積寺見其下有谿水可築閘轉輪爲水碓又囑縣令督成之是東坡所至必有營造斯固其利物濟人之念得爲卽爲之要亦好

名之心欲藉勝跡以傳於後韓魏公作相州堂歐陽公作平山堂均此志也至今杭之蘇堤固已千載不朽潁之西湖亦尚有知公遺跡者徐州黃樓雖已無存而其名尚在人耳目間名流之用心深矣

東坡襟懷浩落中無他腸凡一言之合一技之長輒握手言歡傾蓋如故而小察其人心術故邪正不分而其後往往反爲所累如李公擇王定國王晉卿孫莘老黃魯直秦少游晁補之張文潛趙德麟陳履常等固終始無間甚至有爲坡遭貶謫亦甘之如飴者其他則一時傾心寫意其後背而陷之者甚多如坡過壽州李定出餞坡有詩贈之頗稱莫逆而元豐中以詩語劾坡者



卽李定爲首坡守密徐二州時與王邦直唱和甚多謂  
邦直詩如醇酒盎然能起我病并比之清廟圭璋然邦  
直後與鄧溫伯章惇等銳意紹述貶竄止人東坡七年  
瘴海推原禍始實自邦直發之坡與章惇尤厚善集中  
送章七出守湖州有詩云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  
話偏長又有次章子厚飛英畱題等詩後惇與司馬溫  
公同相惇以戲侮困溫公尚賴坡解紛則坡之於惇可  
稱密友後惇貶逐元祐正人各以其名字定配地子瞻  
貶儋子由貶雷皆惇所爲也坡與林希亦厚善坡之守  
杭實替希及坡召還希又來替集中倡和甚多坡去杭  
希因杭人之意榜其所築堤曰蘇公堤坡除起居舍人

力辭於宰相蔡確謂林希舊同館且年長宜膺此選是  
二人之交厚矣及紹聖初章惇當國方治元祐黨人欲  
使希典書命希欣然復爲中書舍人自司馬溫公及坡  
等數十人皆爲謫詞極其醜詆遂累遷同知樞密院後  
奪職卒坡自海南歸與子由書云子中病傷寒十餘日  
便卒所獲幾何遺臭無窮哀哉此皆坡素交而其後反  
噬者也此外如葉濤唐垌鄧潤甫等亦皆平日交遊未  
路相背者更不可數計

東坡才名震爆一世故所至傾動士大夫卽在謫籍中  
猶皆慕與之交而不敢相輕其在黃州也黃守徐君猷  
通判孟亨之甚投契倡酬往返俱載集中君猷沒坡哭

之以詩祭之以文皆極哀痛則平日交情可知也其在  
 惠州惠守詹範亦傾意相接時有詩往來嘗携酒過坡  
 坡亦携白酒鱸魚過之食槐葉冷淘為一時佳話坡與徐  
得之書  
云詹守君子人也極蒙他照  
管仍不輕携酒具來相就而循州守周彥質在郡二年與坡書  
 問無虛日白鶴新居成二守又同過焉彥質去官至惠  
 州為坡留半月乃去坡有詩送之具述其事而其時表  
 兄程正輔以使節至與坡同遊白水山碧落洞香積寺  
 輒流連旬日孫叔靜提舉廣東常平更極周旋今大全  
 集所載與叔靜書札雖至親不過也至儋耳軍使張中  
 館之於行衙所以相待亦甚至嘗邀坡子過奕棋而坡  
 坐視竟日不倦坡詩云卯酒無虛日夜棊有達晨蓋紀

實也後湖南提舉董必察訪廣西遣使過海逐出坡於  
 官舍坡遂買地苦茅以居而中亦因此坐黜其去儋時  
 坡以詩送之至一送再送三送蓋感其意之厚也至於  
 林下交游更有相從患難至死而不悔者在黃州陳季  
 常居岐亭相距百四十里坡過之者三季常過坡者七  
 去黃時季常遠送至九江坡留別詩疊韻至五首又有  
 潘邠老在黃州多從坡游坡去黃以所築雪堂付之及  
 竄嶺外蘇州定慧寺長老守欽使其徒卓契順不遠五  
 千里來問安又有吳子野者訪坡於惠州相依二年及  
 渡海又從坡於儋耳又送坡北歸卒於途而蜀人巢元  
 修先訪坡於黃州坡起用後不復相聞及坡兄弟南竄

元修徒步訪子由於雷又欲過海訪坡子由止之不從  
竟卒於途又有王介石者儋州助坡築屋五間躬泥水  
之役苦甚於奴隸此數人者非有所求徒以向慕之誠  
相從於流離顛沛中不忍捨去坡之得人心如此然諸  
人因此得附見姓名於坡集中至今不沫亦豈非得所  
托哉

沫或抹誤

東坡買田陽羨在通判杭州時以公事往來常潤道中  
早有此舉集中有寄杭守陳述古詩云惠泉山下土如  
濡陽羨溪頭米勝珠莫怪江南苦留滯經營身計一生  
迂正指此事也謫黃州後有量移之命坡卽上疏自言  
饑寒有田在常州願往居之可見早有此田故其後在

朝與晉陵胡完夫宜興蔣穎叔過從最密并有次完夫  
韻詩謂某已卜居毘陵與完夫有閭里之約是坡有意  
居常州矣然所謂卜居者尚非實事當其往來常潤時  
有除夜宿常州城外詩其自杭州通判移守密州也以  
熙寧七年秋末去杭而潤州道上過除夕有詩可考是  
此時但有田而無宅其自黃州量移上書求居常州有  
放歸陽羨之命事在元豐八年正月未幾神宗晏駕哲  
宗卽位坡過揚州作山寺歸來聞好語之句被劾奏辨  
謂此詩乃四月中作去先帝厭代已兩月是四月尚在  
揚州集中有與孟震同遊常州僧舍及贈常州報恩長  
老詩補遺詩中又有遊常州太平寺蒼荀亭及太平寺

淨土院觀牡丹詩蓋卽是時自揚州歸常州尚見牡丹則四月初旬也四月歸常州五月卽復朝奉郎知登州則在常不過一二月耳其後出守杭州自杭還朝雖往來過常然俱未有留居之迹自後守潁守揚守定以及南遷固無從再至常矣直至建中靖國元年自嶺外赦歸五月至真州病暴下乃至常據方勺泊宅編謂東坡先到宜興以五百緡買宅夜與邵民瞻步月聞老婦哭聲詢之以賣宅將徙故卽坡所買宅也乃折券不復居而往常州借顧塘橋孫氏宅寓焉七月二十八日遂卒於寓然則坡居常不過元豐八年之四月五月及建中靖國元年之五月至七月而已

按東坡自海外北歸到雷州與鄭靖老書云某意欲歸蜀若不能歸則杭州爲佳又與謝民師書不住許下則歸陽羨是卜居尚未定也到虔州始有定居常州之意與錢濟明<sup>常</sup>書云此行決往常州不知郡中有屋可典買否聞霍大夫言<sup>虔</sup>常州東門外裴氏宅出賣乞爲一問其直度力所能徑往議之當與公杖履相從也同時又與蘇伯固書云住處非舒卽常聞舒州有一官庄可買已遣人問之矣是亦尚未定居也及至南康接子由書始定歸許之計與王幼安書云子由勸歸潁昌已決計從之又與程德孺書近得子由書苦勸相聚不忍違之已決計往許約程四月末可到真州不知德孺可因

巡按常潤來同遊金山否又乞其借漕司一坐船泊常州城下俟遣兒子邁往宜興取行李乘來又與錢濟明書云某本欲居常因子由苦勸歸許以此未定承示孫君宅子甚感其意且為多謝

先托濟明覓宅濟明為借得孫氏宅覆之故有此謝蓋即顧塘橋宅也

到太平州又有與胡郎修仁

常州人坡之壻書中所云小二娘者坡之女也

書云須一

到金山但無由至常州相晤是太平途次尚欲歸許也

然是時仍有居常之意途中與

湖州

書云某至楚

泗間當入一文字乞居常州若得請則從公有期是此

時雖有赴許之約仍有居常之思觀其與黃師是

子由書

云聞子由亦甚窘不忍以三百指累之蓋改計居常實為此耳及至真州後與子由書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

適程德孺來會金山一二親故在坐皆言地近京師必不可往將又致排擊不靜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氏宅子極佳且此休息自是居常之計始定蓋先本有田在陽羨坡貶嶺外時其家屬已在陽羨僦居坡在惠時與曹司勳書某惟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興是也到惠之二年長子邁始從陽羨挈眷屬到惠則已視陽羨為故鄉且親友有錢濟明胡修仁等逢迎頗不寂寞而是時舉家在舟中已半年又時屆盛暑急思得一息肩之地遂居常也按錢濟明先為借孫氏宅坡與子由書亦云常州孫氏宅極佳則自真州到常應即入居孫宅何以方勺泊宅編又云先到宜興買宅因老婦哭徙而折

券還之始來居孫宅耶或傳聞之悞也

又按途中又有與湖守

書云承示宜興田已

問去若得稍佳者當扁舟往視遂一至湖見公然事

未可料若得請居常當至治下攪擾數月也尋又與

賈耘老亦湖州人書云某已買田陽羨當上章若許於此安

置將築室以老焉又與千之姪書近於陽羨買得少

田今奏乞居常得邸報已許之矣是未奏之前已在

陽羨買田坡先有田在陽羨至此時又增買與王定國書云近常在常買得一小莊田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坡是年

四月末到真州五月因病至常州六月上章致仕乞

居常州之奏當卽在此時七月之末卽捐館則陽羨

增買田畝之事當在五月中初到常州時也終

歐北詩話卷六

陽湖 趙翼 雲松

陸放翁詩

古來作詩之多莫過於放翁今就其子子虞所編八十

五卷計之已九千二百二十首然放翁六十三歲在嚴

州刻詩已將舊稿痛加刪汰六十六歲家居又刪訂詩

稿自跋云此予丙戌以前詩十之一也在嚴州再編又

去十之九然則丙戌以前詩存者才百之一耳子虞刻

全集時亦跋云先君在嚴州刻詩多所去取所遺詩存

者尚有七卷今在遺稿內今合計全集及遺稿實共一萬餘首

每一首必有一意就一首中如近體每首二聯又一句

逸稿七卷  
附全集後  
遺字疑逸  
誤下同

必有一意凡一草一木一魚一鳥無不裁剪入詩是一萬首卽有一萬大意又有四萬小意自非才思靈敏功力精勤何以得此信古來詩人未有之奇也

放翁詩凡三變宗派本出於杜中年以後則益自出機杼盡其才而後止觀其答宋都曹詩云古詩三千篇刪去才十一詩降爲楚騷猶足中六律天未喪斯文杜老乃獨出陵遲至元白固已可憤嫉示子通詩云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績中年始稍悟漸欲窺宏大數似李杜牆常恨欠領會元白纔倚門温李真自鄙此可見其宗尚之正故雖挫籠萬有窮極工巧而仍歸雅正不落纖佻此初境也後又有自述一首云我昔學詩未有得殘

自鄒見左  
傳襄公廿  
九年

餘未免從人乞力孱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慚色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打毬築場一千步閱馬列廐三萬匹華燈縱博聲滿樓寶釵豔舞光照席琵琶絃急冰雹亂羯鼓手勻風雨疾詩家三昧忽見前屈宋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世間才傑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論廣陵散絕還堪惜是放翁詩之宏肆自從戎巴蜀而境界又一變及平晚年則又造平淡并從前求工見好之意亦盡消除所謂詩到無人愛處工者劉後村謂其皮毛落盡矣此又詩之一變也

宋詩以蘇陸爲兩大家後人震於東坡之名往往謂蘇

勝於陸而不知陸實勝蘇也蓋東坡當新法病民時口快筆銳畧少含蓄出語卽涉謗訕烏臺詩案之後不復敢論天下事及元祐登朝身世俱泰旣無所用其無聊之感紹聖遠竄禁錮方嚴又不敢出其不平之鳴故其詩止於此徒令讀者見其詩外尚有事在而已放翁則轉以詩外之事盡入詩中時當南渡之後和議已成廟堂之上方苟幸無事諱言用兵而士大夫新亭之泣固未已也於是以一籌莫展之身存一飯不忘之誼舉凡邊關風景敵國傳聞悉入於詩雖神州陸沉之感已非時事所急而人終莫敢議其非因得肆其才力或大聲疾呼或長言永嘆命意旣有關係出語自覺沉雄此其

詩之易工也東坡自黃州起用後敝歷中外公私事冗其詩多卽席卽事隨手應付之作且才捷而性不耐煩故遣詞或有率畧押韻亦有生硬放翁則生平仕宦凡五佐郡四奉祠所處皆散地讀書之日多故往往有先得佳句而後標以題目者如寫懷書憤感事遣悶以及山行郊行書室道室等題十居七八而酬應贈答之作不一二焉卽如紀夢詩核計全集共九十九首人生安得有如許夢此必有詩無題遂托之於夢耳心閒則易觸發而妙緒紛來時暇則易琢磨而微疵盡去此其詩之易工也由此觀其才之不能過於蘇在此其詩之實能勝於蘇亦在此試平心以兩家詩比較當不



河漢其言矣

放翁以律詩見長名章俊句層見叠出令人應接不暇使事必切屬對必工無意不搜而不落纖巧無語不新而不事塗澤實古來詩家所未見也然律詩之工人皆見之而古體則莫有言及者抑知其古體詩才氣豪健議論開闢引用書卷皆驅使出之而非徒以數典爲能事意在筆先力透紙背有麗語而無險語有豔詞而無淫詞看似華藻實則雅潔看似奔放實則謹嚴此古體之工力更深於近體也或者以其平易近人疑其少鍊抑知所謂鍊者不在乎奇險詰曲驚人耳目而在乎言簡意深一語勝人千百此真鍊也放翁工夫精到出語

自然老潔他人數言不能了者只用一二語了之此其鍊在句前不在句下觀者并不見其鍊之迹乃真鍊之至矣試觀唐以來古體詩多有至千餘言四五百言者放翁古詩從未有至三百言以外而渾灑流轉更覺沛然有餘非其鍊之極功哉至近體之刮垢磨光字字穩愜更無論矣又放翁古今體詩每結處必有興會有意味絕無鼓衰力竭之態此固老壽享福之徵亦其才力雄厚不如是則不快也今就近體中摘句於後使人見其功力之精古詩難於摘句讀者可觀其有氣有意有書有筆則得之矣

律詩摘句

使事

五律

李侯有佳句樂令善清言

懷社伯高

進愧門三戟歸無畝一鍾放道士青精飯先生烏

角巾長屋蟻穿珠九曲蜂釀蜜千房淳化寺摩詰病說法

虞卿貧著書病中人如釣渭叟地似避秦村訪隱者賀監

稱狂客劉伶贈醉侯立秋前一日作腰下蘇秦印囊中趙壹錢

獨臥維摩室誰同彌勒龕獨居未恨名風漢惟求

拜醉侯述身已風中葉人方飯後鐘東我亦輕餘子

君當恕醉人賦帶箭歸飛鶴措牀不瞑龜答相法

無侯骨生年值酒星雜寧甘結韮系不作拜車塵野

馬非求路寢木豈願犧尊對酒食非依漂母菜不仰

園官窮陌上金羈馬墳前石琢麟對酒蝶入三更枕

龜措八尺牀山房

使事七律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此放翁之父所

作而放翁足成之者吏進飽譜箚紙尾客來苦勸摸牀稜自秋

風棄扇知安命小炷雷燈悟養生獨人立飛樓今已

矣浪翻孤月故依然白帝城懷杜少陵前日已傳天狗墜今年

寧許佛狸生客言破龍開事也知世少蘇司業難得官如阮步

兵獨報國雖思屍馬革愛身未肯價羊皮孤生生希

李廣名飛將死慕劉伶作醉侯江樓宿負本宜輸左校

寬恩猶許補東隅書階前汗血洮河馬架上奇毛海

國鷹夢成曳杖不妨呼小友還家便恐見來孫遊柯山觀爛柯遺跡

性本自然非截鶴器非大任愧函牛醉但知禮豈

為我設莫管客從何處來避俗魚腸寶劍餘蛟血鴉嘴

金鋤帶藥香贈林使君

使君

酒錢覓處無司業齋日多來似太常

無酒

夢中有客徵殘錦地下無爐鑄橫財哭王季夷已忘作

賦遊梁苑但憶銜枚入蔡州雪中

雪中

盡除曼衍魚龍戲不

禁芻蕘雉兔來過御園

過御園

繆從學道肱三折不遇知音尾半

焦自咏

正嘆船如天上坐那知人自日邊來王給事使回家

無釵澤窮馮衍身著裙襦老管寧感興

感興

青衫曾奏三千

牘白首猶思丈二笈雪中

雪中

世無魯國真男子心憶高陽

舊酒徒衰病

衰病

從宦只思乘下澤忤人常悔讀南華感懷

才高狗監無人薦句好雞林有客傳贈江參議

贈江參議

文詞博士書

驢券職事參軍判馬曹讀書

讀書

亡羊未恨補牢晚搏虎深

知攘臂非出曉

出曉

怨謗相乘成市虎技能已盡愧黔驢感懷

破疑下字  
誤此句本  
韓文

貴人自作宣明面老子曾聞正始音感事

感事

人欲見擠

真砭石身寧輕用作投瓊夢斷

夢斷

生無鮑叔能知己死有

要離與卜鄰書嘆

書嘆

公路晚悲身至此令威歸嘆塚纍然

夜坐達旦

馬慵立仗寧辭斥蘭偶當門敢怨鋤感昔未害朶

頤臨肉俎但妨叩齒誦仙經齒勤

齒勤

種橙正可三年大愛

竹何曾一日無山居

山居

中安煮藥膨脗鼎旁設安禪曲盤

牀火

愛身每戒玉抵鵲養氣要如刀解牛遣越石

壯心雞喔喔子卿歸信雁悠悠獨酌

獨酌

此身幸已脫虎口

有手但堪持蟹螯對酒

對酒

國家科第與風漢天下英雄惟

使君追憶發解舊事

追憶發解舊事

過堂未悟鐘將覺睨柱寧知璧偶全書

只知秋菊有佳色那問荒雞非惡聲雜興

雜興

病酒相如無

奈渴清言叔寶不勝羸北拙宦雖無齊虜舌早歸亦

免楚人鉗述自共知陂壞行當復敢恨臺高既已傾復湖

偶亾塞馬寧非福太察淵魚恐不祥高枕名酒過於

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荆州借書乞酒不得佩刀但可償黃犢作

字誰能換白鵝秋聲浮雲每嘆成蒼狗空谷誰能繫白

駒過胡基仲墓泥巷有人尋杜甫雪廬無吏問袁安歲晚生

擬入山隨李廣死當穿塚傍要離醉題尚饒靈運先成

佛那計辛毘不作公道典難似車登蛇退嶺險如路過

馬當祠書懷未尋內史流觴地又近龐公上塚時春晚

狐妖從汝作人立金價在吾如土輕道室述懷厚價異時空

市骨大呼從昔不成盧題北萬事不禁劉毅擲諸人誰

著祖生鞭湖上戀戀緜袍誰復念便便癡腹敢辭嘲閒咏

老羆尚欲身當道乳虎何疑氣食牛秋晚虛名僅可

欺橫目戇論曾經犯逆鱗野典頭少二毛真篤老口無

縱理亦長饑全上佛書恐非易論語王迹其在詩春秋

蕩蕩强弩夾射馬陵道屋瓦大震昆陽城大風雨不求客

恕陶潛醉肯受人憐范叔寒遣懷客散茶甘留舌本睡

餘書味在胸中晚興不憂豎子居育上已見嬰兒出面

門瘠中作心如老馬雖知路身似鳴蛙不屬官自述學士

誰陳平蔡雅將軍已上取燕圖聞蜀盜已平未忘塵尾清談

興尚讀蠅頭細字書閒中買飯猶勝乞墦客看耕僭學

勸農官郊行雖無客共樽中酒何至僧鳴飯後鐘枕上作

魏北詩話 卷六 六

寫懷 五律

病侵強健日閒過聖明時 骨相

忍窮安晚

境畱病歷災年 中病

春當三月半狂勝十年前 題酒家

月

能從我醉風欲駕入仙 飲夜

放言誇酒聖著論笑錢愚

開中

老猶嗤伎佛貧亦諱言錢 勉自

眾中容後死險處

得先歸 笑自

老去才難盡窮來志益堅 述自

老幸傳家

事狂猶為國憂 賦夜

今古無窮事江湖未死身 賦醉 算

貧先放鶴嫌開併疎僧 村孤

病無詩一字窮賴酒三升

賦夜

酒狂寧限老詩思正須窮 坐夜

人笑謀生拙天教

到死閒 門衡

都門下第客山寺退居僧 甚貧

老病頻辭

客嬉遊不出村

病蘇身漸健秋近夜微涼 集小

似客

猶居里如僧未出家 處獨

出尋鄰叟語歸讀古人書 遂初

睡憑書介紹愁賴酒驅除 晚坐

貧憂償酒券懶悔許

僧碑 照寫

壯年閒處老佳日病中過 境老

交遊無輩行

懷抱有曾元 居閒

身備鄉三老家傳子一經 喜自

素壁

圖嵩華明牕讀老莊 舍藥

已老學猶力久窮詩未工 嘆獨

我存人盡死今是昨皆非 作偶

行思絕大漠歸且醉

新豐 枕上

五斗方需祿千金且愛身 赴官送子坦

不動成罷

臥微勞學鳥伸 中病

強健關天幸逍遙似地仙 述閒 死

邊常得活鬧處偶容歸 居幽

采藥九蒸晒朝真三沐薰

居幽

貧廢兒孫學慈生僕妾頑 中病

樂哉容膝地著此

曲肱翁 初冬

雲閒忘出岫葉落喜歸根 嘆寓

身為鄉祭

酒孫為國添丁 病臥

丹靈驅豎子神定出嬰兒 室道

直

嫌繩尚曲重覺鼎猶輕銘座

寫懷七律 無才借作長閒地有懣留為劇飲資寄友

身似野僧猶有髮門如村舍強名官成都歲暮 此生意出古

人下有志尚如年少時自嘲 舊學極知難少貶吾儕持

此欲安歸寄陳晉山 大事豈堪重破壞窮人難與共功名晨起

四海道途行大半百年光景近中分獨酌 時平壯士

無功老鄉遠征人有夢歸春殘 老病已全惟欠死貪嗔

雖斷尚餘癡起病 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

起病 甌炊地確新春米衣拆天吳舊繡圖耕歸 人生一

笑常難必此樂他年未易忘芳華樓夜飲 青山是處可埋骨

白髮向人羞折腰出西門 此紅有句狂猶在染白無方老

已成夜酌 流年速似一彈指更事多於三折肱親舊 雖

有數椽常似客僅存一肉未成僧掛悶 敢恨帝城如日

遠喜聞天語似春温至嚴州得請免入覲 酒寧剩欠尋常債劍不

虛施細碎讐買料 著書幸可俟後世對客從嗔臥大牀

村居 窮空敢恨寒無褐憂患原因出有車歲暮 浮生亦

念古有死壯氣要使胡無人閒居 家為逆旅相逢處身

在嚴裝欲發中上全 黃旗萬里無侯骨紅燭千杯有酒

腸幽居雜咏 志士淒涼閒處老名花零落雨中看起病 飯足

便休慵念祿丹成不服怕登仙讀詩 藥來賊境靈何用

米出胡奴死不炊感興 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

散關憤書 香浮鼻觀烹茶熟喜動眉間煉句成登北樹 驚

煎京本集作

同萬里關河夢滴碎孤臣犬馬心兩夜千艘衝雪函關

曉萬竈連雲駱谷秋筆繼癡人自作浮生夢腐骨那須

後世名述晚殘生已與灰俱冷舊友誰如几可憑賦夜

家近右軍觴咏地身如太史滯留時後醉流年不貸人

皆老造物無私我自窮居幽虹穿道室爐丹熟龍吼空

山匣劍歸士贈天下可憂非一事書生無地效孤忠溪上

身世蠶眠將作繭形容牛老已垂胡七史冊誤人

悲壯志關河回首負初期懷南鄭秋氣已高殊可喜老懷

多感自無歡獨酌老皆有死豈獨我士固多窮寧怨天

須閒處看人謀常向巧中疎閒咏門無客至惟風月案

書讀天理直

有書存但老莊閒中樽中無酒但清坐架上有書猶縱

觀夜坐身外豈關吾輩事鏡中暗換昔年人閒賦羸軀

垂老將焉往公論猶存似可憑枕上棄官正為愚無用

謝客新緣病有名野堂髮無可白方為老酒不能賒始

覺貧七十有四早知虛起彈冠意悔不常為秉燭遊憶昔豈

知鶴髮殘年叟猶讀蠅頭細字書書感老已為民猶學

問向雖作吏半山林舊學補衣未竟迫秋露待飯不來

聞午鐘不出門吟陳編時見古成敗舊友不知今在匹排

貧甚不為明日計興來猶作少年狂晚步人生十事九

敗意春事三分二已空春雨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

愛未為詩朝饑熟思豈是天貧我妄計還憂鬼笑人苦貧

流汗未乾衣上雨大聲已發鼻端雷午遺經在積

傳家學大字書牆作座銘自述兒能解事甘藜藿婢苦

無薪睨炭皮苦貧造物偶容窮不死眾人共養老無能

暮歸孤忠要有天知我萬死當思後視今讀史折除富

貴惟身健補貼光陰有夜長冬暮舌自生肥忘玉食腰

常忘帶况金圍昨非凡心未免更詩字習氣猶思議古

人自責名姓已隨身共隱文詞終與道相妨遺典賣困

不靈仍喜睡送窮無術又來歸開歲天為念貧偏與健

人因見懶悞稱高獨酌一無可恨得歸老寸有所長能

忍窮野望邪正古來觀大節是非死後有公言觀史令

尹闕人三仕已太山在我一毫芒醉舞三徑就荒俱已

一聯忘字  
犯用肥下  
忘或遺誤

老一樽相屬永無期張季長胸中那可有一事天下故應

無兩人初歸雜味造物與閒兼與健鄉人知老不知年村居

多聞只解為身累後死空令見事多對酒作貸米未回愁

竈冷讀書有課待聰明秋曉風勢槁面寒無褐雷轉饑

腸飯有沙志學家塾讀書須十紙山園上樹莫干回示諸孫

春寒例謝常來客老病猶貪未見書碧藁天將耄齒

償貧悴身受虛名坐謫傷陷上鏡裏髻無添白處樽前

顏有暫丹時甚老混俗豈須名赫赫耐嘲惟可腹便便

舟中作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理夢中作濁酒可

求敲野店舊題猶在拂頰牆旅舍貧猶自力常謀醉病

不能閒且賦詩自近村歸春炊不繼兒啼飯烹飪無方客絮



羹居林

詩才退後愁強韻眼力衰來怯細書老境單複

篝衣時脫著甜酸園果半青黃夏便死也勝千百輩

小留更住兩三年起病呼童不應自生火待飯未來還

讀書遣懷身遊與世相忘地詩到令人不愛時山房淡

交喜得山栖友傑作疑非火食人德言花經風雨人方

惜士在江湖道益尊春曉目前雖有小得失天下豈無

公是非垂鸞咏吞自笑如孤鶴導引何妨效五禽閒

多病更知身是贅九原那恨死無名春感雖慚江左雄

繁郡且看人間矍鑠翁嚴州大閱扶持後死知天幸容養無

能荷國恩齋中槁面暫未知酒醞曲身成直賴爐温寒

虛名定作陳驚座好句真慚趙倚樓封清南伯

雲埋廢苑呼鷹地雪暗荒郊射虎天書事蟬依疎柳

長吟處燕委空巢人去時社日空山霜葉無行跡半嶺

天風有嘯聲丈人觀攫飯饑鳥占寺鼓避人飛鼠上經幢

山縈細棧疑無路樹絡崩崖欲壓人普寧寺淒涼蛩

伴草根語惟悴鵲從天上歸秋雨農事漸興人滿野夜

霜寒重雁橫空塘橫殘燈無燄穴鼠出槁葉有聲村犬

行冬夜未霜村舍秋先冷無月江邊夜自明秋夜小樓

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雨霽津吏報增三尺水

山僧歸入萬重雲秋雨燈影動搖風不定船聲鞞鞞浪

初生宿漁浦挈榼入沽村市酒打包僧趁寺樓鐘山故里

儒朱墨開冬學廟史牲牢祝歲穰北病骨未成松下

土老身常伴渡頭雲舟中 蟋蟀獨知時令早芭蕉正得

雨聲多典秋 雲歸時帶雨數點木落又添山一峯晚眺

荒隄經雨多牛跡村舍無人有碓聲行郊 巢乾燕乳蟲

供哺花過蜂間蜜滿房夏初 民有袴襦知歲樂亭無杼

鼓喜時康居郊 樹杪忽明知月上竹梢微動覺風生池上

圓聲坎坎迎神社大字翩翩寫酒旗遊間 穀賤窺籬

無狗盜夜長煖足有狸奴歲暮 童誇犢健浮溪過婦閔

蠶饑負葉歸夏初 水淺游魚渾可數山深藥草半無名

遠火微茫知夜績長歌斷續認歸樵舟泛 風高木

葉危將脫月上天河澹欲無南堂夜坐 重簾不捲畱香久古

硯微凹聚墨多書室 溪鳥低飛畫橋外路人相值綠陰

中門前小立 霜野草枯鷹欲下江天雲濕雁相呼行郊 曉樹

好風鶯獨語夜聽細雨燕相依居山 舟行十里畫屏上

身在四山紅雨中出遊 寒鴉陣黑疑雲過老木聲酣認

雨來喜書 酒坊飲客朝成市佛廟村伶夜作場年豐 庭

花無影月當午簷樹有聲風報秋景夜 天宇淡青成卵

色水波微皺作靴紋壁卷 微雨已收雲盡散眾星俱隱

月徐行秋夜 鬢髻暗樹類奇鬼突兀黑雲如壞山湖塘雷雨

野火已亾秦相篆江濤猶托伍胥神秋望 月色橫分牕

一半秋聲正在樹中間上枕 客送輪困霜後蟹僧分磊

落社前薑事幽 紫蟹迎霜盈徑尺白魚脫網重兼斤示客

山口正銜初出月渡頭未散欲歸雲舟中 天宇更無

雲一點譙門初報鼓三通上完 虎印雪泥餘過跡樹經

野火有空腔懷梁益 舊遊 碁枰牕下時聞電丹竈巖間夜吐

虹道室 十里織成無罅錦半天留得未殘霞出觀 桃花 官賦

早輸無吠犬農功已畢有閒牛出遊 細徑僧歸雲外寺

疎燈人語酒家樓歸夜 獨木架成新畧竹一峯買得小

嶙峋閉門 風從蘋末蕭蕭起月過花陰故故遲 一棹

每隨潮上下數家相望埭東西漁父 暑退忽驚秋漸晚

夜長已與晝中分秋夕 羣魚聚散忽無跡孤蝶去來如

有情夏晝 漁艇往來春浪碧人家高下夕陽紅近村 出

有兒孫扶几杖歸從鄰曲語桑麻茅舍 樓臺到處靈和

柳簾幕誰家子晉笙小市 夜雨漲深三尺水曉寒留得

一分花小園 其瓶花力盡無風墮爐火灰深到曉温曉坐

紅顆帶芒收晚稻綠苞和葉摘新橙霜天 晚興 早餘蟲鏤園

蔬葉寒淺蜂爭野菊花西村 丹砂巖際朝暾日枸杞雲

間夜吠人采藥 燕雛掠地飛無力梅子臨池墜有聲夏日

棲鵲自驚移別樹流螢相逐度橫塘夏夜 團臍磊落

吳江蟹縮項輪困漢水鱖小酌 屏圍燕几成山字簾展

涼軒作水紋書室

放翁生於宣和長於南渡其出仕也在紹興之末和議

久成卽金海陵南侵潰歸孝宗銳意出師旋以宿州之

敗終歸和議其時朝廷之上無不以畫疆守盟息事寧

人爲上策而放翁獨以復讐雪恥長篇短詠寓其悲憤

或疑書生習氣好爲大言借此爲作詩地今閱全集始知非盡虛矯之氣也其跋周侍郎奏稿云南渡初先君歸山陰一時賢公卿與先君遊者言及靖康北狩無不流涕哀慟又跋傅給事帖云紹興中士大夫言及國事無不痛哭人人思殺賊是放翁年十餘歲時早已習聞先正之緒言遂如冰寒火熱之不可改易且以春秋大義而論亦莫有過於是者故終身守之不變入蜀後在宣撫使王炎幕下經臨南鄭瞻望鄠杜志盛氣銳真有唾手燕雲之意其詩之言恢復者十之五六出蜀以後猶十之三四至七十以後正值開禧用兵放翁方治東籬日吟咏其間不復論兵事其詩有云不須強預國家

憂亦莫妄陳帷幄籌是固無復有功名之志矣然其感中原舊事云乞傾東海洗胡沙老馬行云中原旱蝗胡運衰王師北伐方傳詔一聞戰鼓意氣生猶能爲國平燕趙則此心猶耿耿不忘也臨歿猶有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之句則放翁之素志可見矣

放翁之不忘恢復未免不量時勢然亦多悞於傳聞之不審在蜀時金之邊將時有蠟書來報宣威幕府具言其國虛實見南鄭詩內自註彼以蠟書來利賞賜自必詭言禍敗

以中吾所喜肯以實告耶淳熙十一年金世宗如會寧命太子守國而放翁有聞虜酋遁歸漠北詩十二年又有感秋詩自註聞虜酋自香草淀入秋山蓋遠遁矣不

知金國每年巡歷春水秋山自其常制金世宗最號賢君國中稱小堯舜其時朝政清明邊圉乂安有何事而遁歸漠北遁入秋山耶可見鄰國傳聞之訛易於聳聽而放翁輒輕信之其後慶元四年又有詩聞金虜亂淮以北民苦徵調皆望王師之至可見邊疆紛紛好言敵國有釁此韓侂胄所以輕率用兵致敗也開禧二年吳曦反以蜀地降金三年安丙誅曦稍復蜀地而放翁詩有解梁已報偏師入自註云見邸報西師已復關中郡縣又有聞西師復華州詩是時關中郡縣及華州何曾能復而已見之邸報則邸報且不足信况傳聞耶放翁自蜀東歸正值朱子講學提倡之時放翁習聞其

緒言與之相契家居有寄朱元晦提舉詩謝朱元晦寄紙被詩又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詩所謂有方爲子換凡骨來讀晦翁新著書也及朱子卒放翁祭之以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決東海之淚路修齒耄神往形畱是可見二公道義之交矣時僞學之禁方嚴放翁不立標榜不聚徒衆故不爲世所忌然其優游里居嘯咏湖山流連景物亦足見其安貧守分不慕乎外有昔人衡門泌水之風是雖不以道學名而未嘗不得力於道學也其集中亦有以道學入詩者如冬夜讀書云六經萬世眼守此可以老多聞竟何爲綺語期一掃又有云雖嘆吾何適猶當尊所聞從今倘未死一日

亦當勤平昔云皎皎初心質天地兢兢晚節蹈淵冰書懷云平生學六經白首頗自信所覲未死間猶有分寸進示兒云聞義貴能徙見賢思與齊又云易經獨不遭秦火字字皆如見聖人汝始弱齡吾已耄要當致力各終身可見其晚年有得非隨聲附和以道學爲名高者矣至其詩之清空一氣明白如話而無迂腐可厭之習則又其餘事也

放翁與楊誠齋同以詩名誠齋專以俚言俗語闌入詩中以爲新奇放翁則一切掃除不肯落其窠臼蓋自少學詩卽趨向大方家不屑屑以纖佻自貶也然間亦有一二語似誠齋者如晚步云寓跡個中誰耐久問君底

事不歸休饑坐云落筆未妨詩袞袞閉門猶喜氣揚揚老學菴云名譽不如心自肯醉中走筆云過得一日過一日人間萬事不須謀自詠云作個生涯君勿笑新作籬門云雖設常關果是麼自詠云愈老愈知生有涯此時一念不容差遣興云關上衡門那得愁此等詩派南宋時盛行在放翁則爲下劣詩魔矣

放翁萬首詩遣詞用事少有重複者惟晚年家居寫鄉村景物或有見於此又見於彼者老境云智士固知窮有命達人元謂死爲歸寓嘆又云達士共知生是贅古人嘗謂死爲歸長起云大事豈堪重破壞窮人難與共功名客思又云壯士有心悲老大窮人無路共功名夜

坐云風生雲盡散天濶月徐行夜坐又一首云湖平波不起天濶月徐行冬夜云殘燈無燄穴鼠出槁葉有聲村犬行枕上作又云孤燈無燄穴鼠出枯葉有聲村犬行郊行云民有袴襦知歲樂亭無桴鼓喜時平寒夜又云市有歌呼知歲樂亭無桴鼓喜時平羸疾云羸疾止還作已過秋暮時但當名百藥那更謁三醫題藥囊又云殘暑纔屬爾新秋還及茲真當名百藥何止謁三醫此則未免太複蓋一時奏用完篇不及改換耳

朱子嘗言放翁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宋史本傳因之輒謂其不能全晚節此論未免過刻今按嘉泰二年放翁起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其時韓侂胄

當國自係其力然放翁自嚴州任滿東歸後里居十二年已七十七八祠祿秩滿亦不敢復請是其絕意於進取可知侂胄特以其名高而起用之職在文字不及他務且藉以報孝宗恩遇原不必以不就職為高甫及一年史事告成即力辭還山不稍畱戀則其進退綽綽本無可議即其為侂胄作南園記閱古泉記一則勉以先忠獻之遺烈一則諷其早退此亦有何希榮附勢依傍門戶之意而論者輒藉為口實以訾議之真所謂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也

今二記不載文集僅於逸稿中見之蓋子適刻放翁文集時侂胄被誅未久為世詬厲故有所忌諱不敢刻入未必放翁在時手自削去也詩集中仍有韓太傅生日詩並未刪除則知二記本在文集中蓋因其文而應酬之原不必諱耳

放翁不以書名，而草書實橫絕一時。其自題醉中所作草書云：酒為旗鼓筆刀槊，勢從天落銀河傾。醉中作草書，云醉草今年頗入微，卷翻狂墨瘦蛟飛。睡起作帖數行，云古來翰墨事著意，更可鄙。跌宕三十年，一日造此理，不知筆在手，而况字落紙。三叫投紗巾，作歌誌吾喜。學書一首云：九月十九柿葉紅，閉門讀書人笑翁。世間誰許一錢直，牕底自用十年功。老蔓纏松飽霜雪，瘦蛟出海擎虛空。即今訛評何足道，後五百年言自公。暇日弄筆云：草書學張顛，行書學楊風。平生江湖心，聊寄筆硯中。龍蛇入我腕，疋素忽已窮。餘勢尚隱鱗，此興嗟誰同。雜興詩云：紙欲窮時瘦蛟舉，已看雷雨跨蒼茫。草書

歌云：吾廬宛在水中，中沚車馬喧闐那到耳。一堂翛然臥雲曠，蟬聲未斷蟲聲起。有時寓意筆硯間，跌宕奔騰作詼詼。徂徠松盡玉池墨，雲夢澤乾蟾滴水。心空萬象提寸毫，睥睨醉僧窺長史。聯翩昏鴉斜書壁，鬱曲瘦蛟蟠入紙。神馳意造起雷雨，坐覺乾坤真一洗。小兒勸我當自珍，勿為門生書。棊几夜起作書自題云：一朝此翁死，千金求不得。是放翁於草書工力幾於出神，入化惜今不傳，且無有能知其善書者。蓋為詩名所掩也。杜少陵亦無書名然

杜詩箋注云：胡儼在內閣，見子美親書衛八處士詩，字甚怪偉，驚呼熱中腸，作嗚呼熱中腸。

放翁目力亦絕人。五十歲秋夜讀書戲作云：也知賦得寒儒分五十，燈前見細書。五十三歲詩：燈前目力雖非



昔猶課蠅頭二萬言六十歲詩細書時讀眼猶明六十  
九歲詩目瞭未妨觀細書七十五歲詩年過七十眼猶  
明天公成就老書生七十六歲詩目光熠熠夜穿帳又  
細書如蟻眼猶明七十七歲詩老夫垂八十巖電尚爛  
爛孤燈觀細字堅坐常夜半又云一齒已搖猶決肉雙  
眸雖溢尚耽書直至七十九史局告成將致仕始言目  
昏頗廢書作詩記其始是七十九目力方稍減也八十  
二歲老態詩亦云似見不見目愈衰欲墮不墮齒更危  
然又云目昏大字亦可讀齒搖猶能決濡肉則亦尚未  
大害又七十七歲有記記中夜睡覺兩目每有光如初  
日慙慙照物昔晁文公自謂善養生之驗予則偶然耳

又八十二歲十一月廿七記夜分披衣神光自兩眥出  
若初日室中皆明此又神光湧現不可思議者又先生  
齒牙亦堅利七十七歲始一齒動搖餘皆堅甚戲作云  
病齒原知不更全漂浮杙槎已三年一朝正使終辭去  
大嚼猶能盡臠肩又詩云搖齒復牢堪決肉枯顙再茁  
已勝簪八十一歲墮第三齒有詩至八十五歲臘月五  
日始落第一牙距易簪僅數日耳然則先生具壽者相  
得天獨厚爲一代傳人豈偶然哉

又入十二卷十一日并止五卷本外交幅式自注皆用

者四日室中黃田五文幅式與本如法

兩卷本外

